

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先撥志始 第五章 卷下二

兵部尚書王永光，因王恭廠之變，疏陳時事，語頗割切，忤逆賢意。奉嚴旨，遂引疾回籍（按：王永光漏網以此。語見夏文忠《倖存錄》）。吏部尚書周應秋，由御史推升為也。素極貪穢，及為塚宰，秤官索價，每日勒足萬金。都門有「週日萬」之號。手復狠辣，凡門戶中糾本參及者，輒借推升題補，以供誅求，遂至削奪無虛日。

兵部尚書崔呈秀母死，有旨：「奪情視事，不准守制。」禮部尚書來宗道題復恤典，直曰「在天之靈。」奏文書時讀至此，熹廟艱然變色，用御筆圈出此四字。從來祖制，凡任本兵者，親族俱不許掌管兵事，其法甚嚴。呈秀竟用弟崔凝秀為浙江總兵（按：《明史》呈秀傳同忠賢傳，作薊鎮副總兵。《剝復錄》察疏中作昌平總兵。以下文謀逆語證之，似作浙江總兵者，誤也），不特大乾祖制，亦顯著無將之心矣。

南京吏部虞大復，應秋婿也，致書應秋云：「挾泰山以超北，在婿固不敢厚望；入寶山而空回，想岳亦不能忘情也。」盛為時所傳頌（按：大復為應秋之婿，詳《剝復錄》六卷察疏中）。虞後升江西提學副使。

順天府丞劉志選疏參王之來、孫慎行。有旨：「王之來撫按提解來京究問，孫慎行撫按另擬遣戍。」

應天巡撫毛一鷺問明毛士龍等招繇具奏。奉旨：「毛士龍著發邊衛充軍，僉妻著伍。」（按：僉妻著伍，與《剝復錄》同）士龍既遣戍甘州，以一婢自隨。後復有旨逮問。士龍先期遠遁，其婢反以地方官戕殺為辭，被發稱冤。地方無如之何，僅以廣捕行緝立案。至崇禎御極，始自投刑部雲。

六年八月，熹廟幸西苑，與小閣泛舟為戲。適在水最深處，忽風起覆舟，熹廟與二小閣俱覆水中，幸而獲救，二小閣皆溺死。御體由是成疾（按：語具《酌中志》）。

給事中陳維新疏參王允成，薦張我續。有旨：「王允成撫按提問追贓，張我續候缺起用。」我續有妾百餘，內有逆賢姪女，素以醜惡見憎。至是尊重之，駕於嫡上。攜三萬金為贄，稱姪婿叩頭（按：此語並見《剝復錄》）。逆賢喜，令以五千金助殿工，為起用地。陳維新知之，即為揭薦。

刑部尚書徐兆魁奏辨：「廠疏備述李柱明、李承恩用賄求劉鐸、方震孺居間，懇御史溫國奇求寬，已實不知，而司官不法，致衙役群搶李承恩之家，皆率屬不嚴之過。宜提問各役正罪。」奉旨：「徐兆魁縱容司官吏書受賄賣法，全不知愧，強辭飾辨，溫國奇執法台臣，反為重犯求寬。都著閒住。劉鐸犯罪得釋，今又代人居間行賄，明設騙局，著提問。方震孺追贓未完，復增一案，罪上加罪（按：此所載疏旨，與《剝復錄》同）。司官宦師偃枉法受贓，本當杖處，姑削籍為民。」劉鐸素與魏良卿善，鐸前以妖書被逮，審徐歐陽暉所作，仍以原官候補。良卿偶密叩鐸曰：「當日官旗，公費幾何？」鐸曰：「三千金耳。」良卿戒旗校還之。遂為旗校所銜，邏其在獄居間一事，東廠疏參，復逮。會其妾以鐸得釋，醜射神祇，家人有怨鐸者，以祖咒出首，錦衣張體乾即具疏以聞。尚書薛貞新任，擬「方震孺加絞罪一等，斬，劉鐸詛咒重臣，決不待時」。疏入，允之。司官高默等，不遵堂批，賣法徇情，俱降三級調任。

李承恩者，戚畹也。有園亭一所，為京師冠。逆賢意欲得之，托所私諭意，承恩不應。逆賢怒，令李之家人首其違禁數事，捕承恩於獄。王體乾奉旨執審，特重答承恩五十，以博逆賢一笑（按：此語並見《酌中志》）。

高默同事湯本沛者，亦吳縣人也。為知縣三月，以貪酷致激民變，考察降五級。餽四百金於崑山，補上林典簿，拜倪文煥為父，引見崔呈秀。所以刺訐同鄉者，不遺餘力。周忠介之禍，實為下石。一日，呈秀欲引本沛見逆賢，同鄉前輩必無幸矣，忽中風嘴歪，不果見，隨以劉鐸事降調。寧非數耶（按：此並詳《剝復錄》六卷察疏中）？

鎮撫司許顯純具題緝訪事。有旨：「據韓三口供，奸輔韓爌，受過贓銀二千六百兩，著撫按追解勒限速完。」韓三之獄，乃楊維垣構成也。賄案牽陷蒲州、蘇州等，復從中主之。王體乾、李永貞等，先宣言世廟時有夏文愍故事，逆賢已有成心，幸韓三至死不肯妄招，許顯純亦不能代砌捏奏也（按：此語並見《酌中志》）。

楊維垣為座師徐紹吉爭戶部侍郎缺，觸南樂之怒，曾向逆賢譖之，故終逆賢之世，效力甚至而官不顯（按：語並見《酌中志》，足以證《剝復錄》作徐吉之誤）。

東勝左衛人武長春者，以騎稱雄，標銀南下，必借重護行，沿途劫掠，亦所不免。群臣合計，令東廠密擒之，指為建州奸細。於是敕旨褒美，內外贊頌，特封逆賢姪魏良卿為肅寧伯，賜鐵券世襲。群臣猶以為未足，復晉封肅寧侯。時逆賢威權日盛，群臣獻媚爭奇，於是倡為封拜之策雲。

給事中李魯生疏參徽州知府石萬程。有旨：「削籍為民。」乙丑探花吳孔嘉，徽州人也，素與族人吳養春、吳懷賢有仇。二人以富甲江南，所為多不法，孔嘉令人詣廠首其事。二人俱被逮拷死詔獄，家產籍官（按：吳懷賢，《明史》附萬燦傳，似與吳養春占黃山事無涉，此合之為一獄，未知何據）工部主事呂下問、中書許志吉營謀其差，抵徽遍地行索，遂激成民變。萬程掛冠長往，故魯生特疏糾之。

十月，上諭內閣：「朕昔在青宮，聞皇祖年間，有逆犯讞先光捏造妖書，謀危社稷，離間皇祖，誣害大臣，朕深痛恨切齒。自朕沖齡踐祚之際，值東林邪黨盈朝，或陷朕孝德不光，或棄祖宗封疆不顧。幸荷上天默佑，寶璽呈祥，膺朕燦然，群奸敗露。其元惡大憝，雖復芟除，而脅從宵王，不無漏網。前已屢屢特諭，開曉再三，欲令革面易心，咸與更始。不謂法紀凌替之後，人心迷網已深，乃尚有未盡奸徒，怙惡不悛，密弄線索。或巧布流言蜚語，或寫匿名文書，害正黨邪，淆亂視聽。卿等可傳示廠衛、都察院、五城巡視緝捕衙門，廣布軍番，嚴加察訪。如有前項奸徒，仍蹈前愆，確有的據，即先將正身拿住具奏，細細研審，必要窮究到底，根究造謀主使之入，明正典刑，以息邪說，昭朕一代平明之治。」（按：此所載諭旨與《剝復錄》同，蓋謀傾國母，興大獄張本。）

順天府丞劉志選疏參都督張國紀「罪狀罄竹難書」。內訾「丹冊之穴，藍田之種，指斥中宮」。末復云：「肘腋重臣，殫忠弼亮，協贊中興。今聞有伏莽之奸，藏頭露尾，投間抵隙，思為一網打盡之計。伏望天語叮嚀緝事衙門，嚴拿究治。」

御史梁夢環亦疏參張國紀罪狀，即引劉志選「丹冊之穴，藍田之種」等語以傾動中宮。有旨：「張國紀著革去爵祿，回籍省愆。」中宮懿安張後，係乘筆劉克敬所選。懿安性鯁直，數於熹廟前以顛倒舊章為言，蓋暗中客、魏也，客、魏恨之。時有匿名榜揭於後宰門，屏列逆賢反狀，並斥逆賢佐命七十餘人。逆賢怒，疑懿安父張國紀及被逮諸人為之。孫杰、邵輔忠等欲因此興大獄，盡殺林下疑似諸人，而繇國紀以搖動中宮，事成則以魏良卿女進。劉志選偵知之，首上疏以參國紀，梁夢環遂繼之，禍且叵測。李國■（木普）力求救，賴同官共輔得免，然忠賢猶遷怒克敬，並其照管老閩馬鑾，俱降發鳳陽，縊殺之。俱既斂，復甦。眾人俱聞棺中急迫有聲，而畏逆賢虐，遂埋之。至崇禎御極，始聽歸改葬（按：以上並詳《酌中志》）。

丙寅秋，寧遠被圍急。兵備袁崇煥固守不下，逾月，圍始解。內外文武大吏咸歸功逆賢，僉曰：「仰賴廠臣揮授方略，克奏膚功。不有殊典，曷酬大勳！」吏部周應秋等，翰林楊景辰等，太常寺卿林宗載等，給事中吳宏業等，御史安伸等，南京吏部尚書王在晉等，俱具疏頌逆賢功德。或合辭，或單奏，揄揚鋪張，歡呼舞蹈。旨亦應之如響。於是復晉魏良卿為寧國公，魏良棟為東安侯（時良棟止四歲），魏鵬翼為平安伯（時鵬翼止三歲）；大小九卿科道等官，各加宮保、尚書、都御史、太常、太僕等銜，蔭錦衣者幾千。止升袁崇煥為右僉都御史巡撫寧遠地方。崇煥以賞薄缺望，次年建祠矣，斬賞如故，乃引疾回籍（按：此條與《剝復錄》小異，錄繫之七年，蓋總敘也）。

七年二月，應天巡撫毛一鷺疏請為廠臣建祠虎丘。又太監李實疏請照江西例，地方官春秋祭享。

薊遼總督閻鳴泰疏為廠臣建祠薊州，又疏請祠額，內云：「人心之依歸，即天心之向順。恭照廠臣魏忠賢安內攘外，舉賢任能，捐金損俸，恤軍恤民。非但學識綱常之際，獨萃其全。且於兵農禮樂之司，共濟其盛。治平績著，覆載量宏。亟請祠名，用志功德。」有旨褒美，祠名「廣恩。」

順天巡撫劉詔、巡撫倪文煥、梁夢環疏同。

鳴泰鋪張功德，足示擁戴矣，人心依歸，天心向順，屍祝之疏，幾作勸進之箋。像，安得不冕旒；禮，安得不五拜三叩頭也？

照曰「恭照，」心不勝誅矣！

薊州生祠成，迎逆賢喜容至。巡撫劉詔行五拜三叩頭禮。兵備副使耿如杞，見其像垂旒執笏惡之，長揖不拜。劉詔遂參如杞，

立遣緹騎逮下詔獄，打問追賊，送刑部擬罪。時尚書薛貞，坐以大辟論斬。

嗟乎！如杞，以諂媚成風之日，獨能挺立不阿，冰霜之操自足流芳千古。而薛貞以其見逆賢像揖而不拜，遂論大辟。忍心若此，與禽獸之何異焉！

薊遼總督閻鳴泰疏請為廠臣建祠密雲、昌平、通州、涿州；河間、保定，並請祠額。有旨：「密雲祠名『崇德』昌平『崇仁』通州『章德』，涿州『宏愛』，河間『仰德』，保定『旌功』。」時劉詔、倪文煥、梁夢環、卓邁、張鳳翼、慮承欽等疏同。

寧遠巡撫袁崇煥請為廠臣建祠，並請祠額。有旨，祠名「德芳。」總督閻鳴泰、巡關梁夢環疏同。

天津巡撫黃運泰請為廠臣建祠，並請祠額。有旨，祠名「威仁。」總督閻鳴泰、巡撫卓邁，疏同。提學御史李蕃疏請守祠官。時黃運泰迎逆賢喜容於郊，五拜三叩頭。乘馬前導，如迎詔儀。及像至祠所安置訖，運泰列拜丹墀，率文武諸官俱五拜三叩頭。運泰復至像前萬福，口稱：「某名，某年，某事，蒙九千歲扶植，叩頭謝。」又「某年月，蒙九千歲升拔，又叩頭謝。」致辭畢，就班，仍五拜三叩頭。旁觀者皆汗下夾踵，運泰揚揚甚得意也。寧撫秦士文、晉撫牟士燮亦至像前跪稱「上公公萬福。」五拜三叩頭，各備醜醜態雲。

宣大總督張曉疏請為廠臣建祠，並請祠額。有旨，祠名「隆勛。」宣府巡撫秦士文、宣大巡按汪裕、張素養疏同。

中書郭希禹疏請將自所置山地二百畝，謹捐以祝廠臣喬鬆之壽。

大同新任巡撫張翼明疏請為廠臣建坊。有旨：「宣鎮赤城共請坊額以示華夏，著與做『一代宗功。』」

大同祠成，上樑之日，王點托病不出，急逐之而用張翼明。翼明至，無可獻媚，乃請建坊。愈奇而愈下矣。

山西巡撫曹爾楨疏請為廠臣建祠五台。有旨，祠名「報功。」總督張曉、巡按劉宏光疏同。

登萊巡撫李嵩請為廠臣建祠。有旨：「准於府城水城各建生祠，以慰遠人感德之誠。寧海縣祠名『景仁』，蓬萊閣祠名『留敬。』」山東巡撫李精白疏同。

延綏巡撫朱童蒙疏請為廠臣建祠。有旨，祠名「祝恩。」三邊總督史永安、陝西巡撫莊謙疏同。

督理三山工部郎中何宗聖疏請為廠臣建祠房山。有旨，祠名「顯德」。又疏稱房山知縣楊濟芳願捐俸銀一百兩，士民高寧等願捐銀二百兩，置買香火地，附祠以表崇報。

上林苑卿官庶吉士李若琳等疏請為廠臣建祠。有旨，祠名「廣仁」。

督理蘆溝橋務工部郎中曾國禎疏請為廠臣建祠。有旨，祠名「隆仁」。

巡視五城御史黃憲卿、王大年、汪若極、張樞、智鋌公疏請為廠臣建祠宣武門外，有旨俞允。

順天府尹李春茂疏請為廠臣建祠宣武門內，並請御制碑文，以便營造。鄉官通政司經歷孫如洵疏同。祠名「茂勛」。

上林苑監丞張永祚疏請為廠臣建祠、建坊。有旨，良牧署祠名「存仁」，坊名「功高冊府」；嘉蔬署祠名「洽恩」，坊名「洪恩流芳」；林衡署祠名「永愛」，坊名「一代元勳」。

提學御史李蕃疏請為廠臣建祠永安門。有旨嘉允。時李蕃在逆賢門下與李魯生、周昌晉稱為三杰。蕃提挈大綱，發縱指示而已；昌晉論人，語多暗刺，不甚指斥姓名；魯生則胸饒鱗甲，筆森戈戟，遭者無不立碎。時為之語曰：「一週二李，其權無比。」後昌晉持斧出，易以劉徹。改語曰：「二李一劉，其權莫儔。」橫行一時如此。

內閣李永貞者，時最用時，家在通州富河莊，李蕃特製扁額送至其第。永貞堅拒不納，合邑稱之（按：此並詳《酌中志》）。

五月，國子監生陸萬齡疏，略曰：「臣聞縱橫之世，楊墨充塞，聖道榛蕪，子輿氏起而辟之，廓如也。故萬世謂孟子之功不在禹下，至今千秋廟貌，比隆尼山。我朝歷聖相繼，聖道昭明。不意顯皇帝中年，東林始盛，自立旗幟，欲釣高名，忍捏浮詞，污蔑君父。誣先帝為不得令終，陷陛下為不能善始。罪惡滔天，聖學墜地。此孔筆之所必誅，孟舌之所不赦也。恭遇申岳疏靈，尼山吐氣，篤生聖輔督廠魏忠賢，提不世之貞心，佐一朝之乾斷。披丹開導，首勸鑾輿視學；竭力匡勦，立補累朝缺典。而且清軍實以壯國威，捐通稅以蘇民困。宸居遼遠而九賦無增，藩邸同封而四方不擾。其最有功於世道人心，為聖門攸賴者，芟除奸黨，保全善類。自元凶就係，而天下翕然稱明，此即廠臣之誅少正卯也；自《要典》正垂，而天下翕然稱明，此即廠臣之筆削《春秋》也。朝廷之上，昔為魍魎糾結之區，今日何由開朗？孔孟之門，昔為邪慝冒借之窟，今日何由清明？是廠臣驅蔓延之邪黨，復重光之聖學，其功不在孟子下。臣等涵濡廠臣之教，佩服廠臣之訓，念帝都為起化之地，國學為首善之區。伏願於監西敕建廠臣生祠，後楹即祀寧國先公與啟聖先聖之祀，則舉並行。更願皇上制碑文一道，勒石顯揚。」奉旨：「自東林邪人，聚徒簧鼓，淆亂國是，構讐宮闈，朕甚恨之。賴廠臣獨持正義，匡挽頹風。一時門戶之奸，若鏡照膽；兩朝仁孝之美，如日中天。功在世道，甚非渺小。至於安內攘外，蠹剔除奸，免稅捐逋，扶良抑暴，衿弁之徒得以帖席緩帶，家誦戶弦，皆廠臣恩德所被。大學諸生請於國學建祠祝釐，具見彝好，即著鳩工舉行。」

五軍都督府、錦衣衛等衙門，公侯伯駙馬等官，博平侯郭振明等公疏，略曰：「神宗末造，奸人標榜為邪，是非蝕，賞罰暗，遂至綱紀日淆，內外蠱起，邊疆失守，頓陷全遼。乃社稷有靈，篤生廠臣，獨受遺命，一秉忠貞。但知有皇上，不知有群臣；但知有社稷，不知有富貴；但知有祖宗之法度，不知有奸王之把持。故《三朝要典》一旦煥然，此廠臣肯堂肯構之元功也。至若邪奸逐而是非明，巨慝戮而賞罰肅，穢經決而閩外之盜臣喪膽，穢部逮而內外之貪墨寒心，擒武長春而敵人之計敗露，宗社奠安。在皇上崇德報告，自有凌煙之像，雲台之圖。臣等，戚臣也，衣租食稅，歌詠太平，寧敢忘廠臣奠鼎之功？各願捐貲建祠，乞賜額名，以垂永久。」奉旨：「這本所奏，廠臣志存報國，功在奠鼎，斥邪以正墨，剔蠹以去奸，擒間諜而隱憂消，備軍儲而邊威振，算聯屬國，氣懾外邦。其種種勞績，朕所素鑒。所請建祠致祝，允協輿情，如議行，祠名與做『德芳』。」

保定侯梁世勛疏請為廠臣建祠，並請祠額。祠名「著愛」。武清侯李誠銘疏請為廠臣建祠，並請祠額。祠名「鴻勛」。靈璧侯湯國祚、襄城伯李守祠，各疏請捐貲附祠共祝。山東巡撫李精白疏請為廠臣建祠，內云：「廠臣仁威彈壓乎山川，濺澤滲漉乎中外，堯天之巍巍，帝德難名，時雨之沾濡，元勳丕著。」有旨，祠名「隆禧」。河道總督李從心、登萊巡撫李嵩、山東巡按黃憲卿疏同。又有旨，祠名「湛恩」。一祠二額，於是議兩殿公懸，撫前而按後。李精白先以麒麟歸瑞，具疏奏聞，即裹送其第。至是請祠、請額，極力掄揚。黃憲卿在京已一再建矣，抵任復疏繼請。上樑之日，二臣俱親詣展拜，擬柱聯云：「至聖至神，中乾坤而立極；乃文乃武，同日月以長明。」精白以「多福多壽」易「乃文乃武」四字，蓋惟恐頌禱之未至也。濟南巡道副使梁廷棟屆期竟不至祠所。內閣李明道至河乾，部道俱手板堂參，廷棟以客禮謁於舟次。李閣送不登岸，廷棟意行不顧，歸即堅請終養雲。

河南巡撫郭增光、巡撫鮑奇謨，各疏請為廠臣建祠。祠賜名「戴德」。此祠毀民房二千餘間，起建宮殿九重，宏麗為古今所無。建標祠所，值書大工，見者駭歎。蓋大梁守道周鏞、祥符知縣李寓庸為之也。

嗟乎！如朱童蒙，建祠僭用玻璃瓦，毫無避忌。閻鳴泰公然稱「人心歸依，天心向順」。李精白公然稱「堯天巍巍，帝德難

名」。夫逆賢而堯天帝德矣，將置熹廟於何地邪！故逆賢雖未必有不軌之心，而奸黨已顯著擁戴之形矣。

總督漕運太監崔文升、鳳陽巡撫郭尚友、巡按朱禎漢、巡漕何早、巡鹽許其孝公疏：「據漕漕等道朱國盛等，工部等官顧民晷等，知府劉應召等，知州沈起津等，知縣劉芳達等，合詞請建廠臣生祠。」有旨，祠名「瞻德」。

提督臨清工部侍郎吳淳夫疏請為廠臣建祠。祠名「萃德」。東昌知府王堯民收進建祠募疏不發，淳夫遂參堯民。

長蘆巡鹽龔萃肅疏請為廠臣建祠。祠名「留恩」。時撫按建祠已著萃肅名矣，萃肅曰：「同眾烏見葵忱！」遂具疏獨建，鋪張稱頌，詞極斐亶，曲盡諂諛之私。

嗟乎！萃肅既有內外兼用之疏以媚崔呈秀，今復獨任此舉，媚骨一副，到處頂尖出色！

湖廣巡撫姚宗文疏請建祠。祠名「隆仁」。鄖陽撫治梁應澤、巡按溫臯謨疏同。時應澤復欲建祠於鄖陽，荊南道蔡善繼不肯申詳。迫之至再，善繼以掛冠爭之。應澤參善繼疏出矣！忽聞熹廟晏駕，追回！

楚王華奎疏請捐金一千兩，助建祝釐。有旨嘉允。

嗟乎！方城漢水，作帝屏藩。逆賢雖箴，何德之感，何威之劫，獨有此舉！豈往日之驚魂尚未定歟？

河東巡鹽李燦然疏請為廠臣建祠。祠名「褒勛」。山西巡撫牟志夔、巡按劉宏光疏同。

淮陽巡鹽許其孝疏請為廠臣建祠。祠名「瞻恩」。總漕巡撫郭尚文、巡按宋禎漢疏同。此祠上樑之日，熹廟哀昭已頒，其孝等哭臨畢，仍脫衰經易吉服，相率往拜，還復易服哭臨。旁觀者咸為咋舌雲。

三邊總督史永安疏請為廠臣建祠。祠名「懋懿」。陝西巡撫朝廷晏、巡按莊謙，疏同。

各省申詳建造逆祠司道府等官：江浙山陝楚豫七省布、按兩司等王道元等，密雲兵備道張維世，昌平兵備道張福臻，泰州兵備道王化行，霸州兵備道寧三翰，宣府兵備道張宗衡，宣府糧儲戶部王珍，河東兵備道蘇進，榆州兵備道楊嗣修，延綏糧儲戶部夏如亨，磚廠工部周延，長蘆運同孫鳳翔，淮陽運同沈侍卿，河間知府王建泰，廬州知府劉應召，登州知府王廷試，大同知府李樹初，無為知州沈起津，合肥知縣劉芳達，登州鄉官左之宜。

總計建祠共四十所。作俑者，潘汝楨也。疏請祠名者，閻鳴泰也。稱功頌德，揚詡贊歎者，亦駢語相答；四明之派，其品定於此矣。疏與旨不全錄者，不勝錄也，錄陸萬齡疏者，侮先聖而毀名賢，人之無良，一至於此也。獨是諸臣既為逆賢也，人自不敢不為逆賢也。用至楚藩之捐助，勳戚之建祠，獨何心乎？蓋與國同休戚，即使改唐為周，革漢而莽，尚賴朱虛之誅諸呂，太尉之入北軍。今乃齊心擁戴，罔念國恩。嗚呼！其肉豈足食乎！至郭振明，儼然陸萬齡後勁矣！生何以顯稱世爵，死何以對二祖列宗也！定逆案時，竟不及之。而史永安、梁夢澤、張鳳翼，公然漏網。守正之蔡善繼等，亦無格外之旌。嗚呼！蒲州諸公，不得辭其責矣（按：建祠一事，較正史及諸家野史為詳備，其詞各同異互見者，傳聞之異詞耳）！

禮部題請應天鄉試主考。有旨：「陳具慶（按：具慶，《明史》及各書俱作其慶）、張士范，俱著升翰林院侍講去。」舊例：兩京鄉試俱用官坊蒞事。逆賢抑左庶子孔貞運、何吾驪等，而特簡陳具慶、張士范主應天試，徐時泰、孫之獬主順天鄉試，俱從編簡超升侍講，真創見也。順天中式：崔呈秀子崔鐸。應天中式：周應秋子周錄。後皆以廷臣論劾褫革。崔鐸本房中書林萃芳，周錄本房江陰知縣岑之豹。是時主試者，無不極力獻諛。浙江主考陳盟論題：「巍巍乎惟天為大，惟堯則之。」孟題：「文王以民力為台為沼，而民歡樂之，謂其台曰靈台，謂其沼曰靈沼。」蓋西湖逆祠甫落成也。應天擬題，有擬：「此謂惟仁人為能愛人能惡人者。」張士范矯手頓足，歎為絕妙得未曾有。同考武進知縣岳凌霄抗眾對曰：「今日之事，上固不可得罪於朝廷，下亦不可遺譏於清議。這『能惡人』三字，也覺忤傷天地之和！」張面赤不能應，陳具慶以冷語解之。張次題仍出「見而民莫不敬，言而民莫不信，行而民莫不說，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，施及蠻貊。」湖廣李明睿錄敘，備列諸闈姓名。江西主考倪元璐孟題出「皓皓乎不可尚已。」時方擬逆賢於先聖，建祠國學，司業朱之俊揭示通衢云：「上公之功，在禹之下，孟子之上。」故倪公以此暗駁之。三場策問有云：「強毅養外（語本《莊子》，張毅人名，此強字，係張字之誤），病攻其內，今如見標病不急，亦已矣。倘亦曰內食實甚，則當有厲從之者。救焚追亡，紓步豈足貴乎？」又曰：「天下之變生於猝，而計立於豫，自命之士，智略輻輳，其意乃欲仰射天狼而豕奔肘下，顧愕勿反走，此可歎也！」復引王文成備宸濠等語曰：「學者闢戶之謀，參於性命，豈必鵝湖所廢講哉！」使逆賢不敗，則倪、岳二公禍不測矣。

兵部右侍郎霍維華疏稱「袁崇煥有升無蔭，功高賞薄，乞以己蔭讓崇煥，以昭公道。」末點崇煥談款之誤。有旨切責。

六年秋，熹廟受溺成病，至七年夏加劇，遍走群望，有加無瘳。霍維華聞之，時獻仙方靈露飲。其法取上號大米淘淨，用甑蒸熟，內放銀瓶蒸吸其汁，飲之。熹廟初服頗覺甘美，久之傳諭不用，而聖躬日漸浮腫，醫藥罔效。逆賢大慍，誚責維華。維華知不可收拾，遂故作相左之態。因袁崇煥請告，急出此疏。初維華以崔呈秀、吳淳夫薦起用，其妾有為逆賢甥姪者，刺因稱「愚甥姪婿」，海內笑之。持公封，讓子蔭，知凶局將敗，眼明手快，故為異同也（按：此與《剝復錄》所記同）。

禮部題請國子監秋祭。有旨：「著寧國公魏良卿行禮國學丁祭例，遣相公代奠。」丁卯八月，禮部來宗道獻諛，題魏良卿往。行祭之頃，怪風暴起，殿上燈燭盡滅。良卿驚悸仆地，久之始能出聲。未幾，即有駢斬之禍。

七年八月二十六日，熹廟崩於懋勤殿，彌留不發。逆黨獻計，欲令宮妃假稱有娠，而竊魏良卿子以入，忠賢輔之，如新莽之於孺子嬰也。忠賢納其說，令人婉諛懿安皇后。懿安力拒不可，曰：「從命亦死，不從命亦死，等死耳。不從命而死，可以見二祖列宗在天之靈。」忠賢無以難之，乃承命召皇弟信王。信王既入宮，深戒濟陽之覆轍，復切南坡之異謀（按：坡疑皮字之誤），乃屢賜溫詞，曲加慰勞。忠賢等心乃安。

皇弟信王即皇帝位，大赦天下，改元崇禎。大行皇帝諡曰哲皇帝，廟號熹宗。初禮部擬僖宗成皇帝，御筆改僖為熹，改成為哲。

新任南京通政使楊所修疏參崔呈秀奪情、周應秋貪墨。吏科都給事中陳爾翼疏言：「聖主當陽，眾正布列，而東林遺孽，潛伏長安，希圖翻局。乞敕下廠衛衙門嚴行緝拿。」云云。

楊所修由給事升僕少，亦彼黨頭目也。推為南通政，心甚不悅。知局必敗，因與同黨陳爾翼、李蕃等謀，思將累年惡業盡卸之。崔呈秀，而參去之以自解。又以周應秋在銓貪穢無恥，議並除去，以孫杰代之，仍轉所修於北，然後糾合眾力，共持殘局。故所修先發，陳繼之，李又繼之。所修疏上，內微點崔呈秀，後入應秋。呈秀聞其謀，至都察院罵李蕃，蕃不敢動。又指孫杰罵之曰：「爾身從何得？爾官從何得？乃大家相圖如此！」杰惶恐不能對。呈秀因以清查經營錢糧挾杰，且曰：「必令爾翼出駁所修，差可恕耳。」杰唯唯，呈秀始去。次日，爾翼緝拿東林遺孽之疏出矣。

江西巡撫楊邦憲疏「廠臣功德巍巍」事，奉旨：「已有旨了。」邦憲疏進，上且閱且笑，又不發票。忠賢規知之，急出疏辭免，曰「微臣久抱建祠之愧」事，奉旨：「建祠祝釐，自是輿論之公，廠臣有功不居，更見勞謙之美，准辭免，以成雅志。」

廣西巡撫王尊德疏請建祠。右通政呂圖南急付還來役，泯於無形。後尊德遂以未嘗建祠，稱守正不阿，升兩廣總督。

十月，御史楊維垣疏劾崔呈秀。

徐大化，浙產也。占居京師，倡封疆之議，以殺楊、左，得魏忠賢之歡心，由三次考察部郎，不二年躡躡尚書，匯緣督理大工，克減錢糧無算，後受銅商厚賄，那借借薪司內庫銀二十萬。掌司太監程芬妒其專利，力詆於忠賢，勒令閒住。至是，賭璫局將敗，與表姪楊維垣密謀，令參呈秀以為翻身地。疏中雖劾呈秀，猶曲護忠賢。疏內云「廠臣公而呈秀私，廠臣忠而呈秀邪，廠臣猶知為國為民，呈秀但知貪錢壞法」等語。有旨：「奏內奪情事，先帝念殿工未竣，屢旨自明，不得苛求。」

工部主事陸澄源疏論魏忠賢、崔呈秀，略曰：「忠賢服事先帝，贊籌邊務，拮据大工，亦人臣分內事。何至寵逾開國，爵列三等！先帝聖不自聖，每詔旨批答，必歸功廠臣。外廷奏疏，不敢明書忠賢姓名，盡廢君前臣名之理。甚至祝釐遍於海內，譽之以

臯、夔，尊之以周、孔。且當時之臯、夔、周、孔，亦未嘗有是贊美，惟漢代王莽稱功頌德者至四十八萬八千餘人。忠賢誠賢，必不屑與之合轍。至若崔呈秀，貪淫奸惡，罄竹難書，台臣第舉其涯末耳。即奪情一事，在先帝時，曰『大工未竟也。』今大工竟矣，尚復竊據本兵，意欲何為耶？」有旨：「陸澄源新進小臣，如何出位妄言！姑不究。」呈秀隨出疏請罷，有旨：「准回籍守制。」

兵部主事錢元愨疏劾魏忠賢，略曰：「崔呈秀滅倫絕義，傷敗名教，皇上大奮乾綱，鋤而去之。臣竊謂忠賢尚在，根源未淨，禍機終伏也。皇上尚念忠賢事先帝微勞，貸以不死，亦宜勒歸私第，散死士，輸蓄藏，使內廷無厝火之憂，外廷無尾大之慮。彼魏良卿輩，速令解組，褫紳長為農夫以沒世。即以彰皇上浩蕩之恩，而為忠賢自全之策矣。」有旨：「錢元愨小臣，如何又來多言！姑不究。」

嘉興貢生錢嘉徵疏劾魏忠賢，略曰：竊見權奸肘腋，道路寒心，如魏忠賢者，可一日這四凶之誅，緩魑魅之投哉！謹列其十大罪：一曰並帝，二曰蔑後，三曰弄兵，四曰無君，五曰無聖，六曰克削藩封，七曰濫爵，八曰股民，九曰掩邊功，十曰通關節。伏乞聖上獨斷於心，敕下法司，將魏忠賢明正典刑，以雪天下之憤，彰正始之治。有旨：「魏忠賢事體，朕心自有獨斷。青衿書生，不諳規矩。姑饒這遭。」

戶部員外王守履疏劾奸罪狀等事，奉旨：「這所奏，崔呈秀罪狀明悉，著先行削了職為民，追奪誥命，俟會勘定奪。陳爾翼三疏自相矛盾，是非反覆，著冠帶閒住。」

東廠太監魏忠賢疏奏「患病不能供職」事，奉旨：「魏忠賢准私家調理。」隨諭王體乾掌東廠印，高時明掌司禮監印。

太監徐應元疏奏「君恩愈深」等事，有旨：「徐應元准私家調理。」應元，為信邸承奉，忠賢黨也，以從龍升司禮秉筆。忠賢既出，應元力任善後之托。上因其告病，即准休致。後謫鳳陽。

上御內教場閱操。操畢，令諸武闈俱赴兵部領賞。諸武闈既盡出，傳諭內丁，著各散歸私宅，不許復入，而肘腋隱憂，消於俄頃。次日早朝，諭寧國公魏良卿降指揮使，東安侯魏良棟降指揮同知，安平伯魏鵬翼降指揮僉事（按：此與《剝復錄》、《從信錄》並同）。

十一月，降魏忠賢淨軍，發往鳳陽，猶隨從甚眾。上諭兵部：「逆惡魏忠賢擅竊國柄，蠹盜內帑。枉陷忠直，草菅多命。本當肆市以雪眾冤，姑從輕降發鳳陽。乃巨惡不思自改，輒將素蓄亡命之徒，身帶凶刃，不勝其數，環擁隨護，勢若叛然。朕心甚惡。著錦衣衛即差的當官旗前去扭解，押赴彼處，交割明白。所有跟隨群奸，著該撫按官即行擒拿具奏。若有疏虞，責有攸歸。爾兵部馬上差官星速傳示。」時忠賢與腹璫李朝欽行至阜城，投宿次。嚴旨既下，朝欽先知之，密告忠賢，俾自為計，從眾立刻星散。忠賢自度不能免，取酒與朝欽痛飲，至四鼓，俱縊於旅店。崇禎元年二月，順天巡按卓邁等，奉旨將忠賢磔之，梟首河間府西門（按：此與《剝復錄》所載論旨同計氏《北略》尤詳）。

客氏於九月告歸私家，十月奉旨籍沒，步赴浣衣局收管。十一月，命乾清宮牌子趙本岐臨局死笞，屍發淨樂堂焚化。其子侯國興與魏良卿同日棄市。其弟客光先與婿楊六奇，發煙瘴地面充軍。

李永貞者，忠賢名下最用事。忠賢既退，永貞即辭歸私家，與名下丁紹呂等密謀，擁戴徐應元。應元南謫，復與紹呂魏體乾、王永祚、王文政各銀五萬兩。三闈俱獻進御前，後降淨軍承天安置。次年以李實空本係永貞填寫，有旨：「逮問法司擬決。」不待時，即正法焉。

崔呈秀聞忠賢之訃，隨即自縊。法司擬交結近侍官員律，斬其子崔鐸。弟崔凝秀與魏志德、魏希聖、魏希孔、魏希孟、魏撫民、楊文昌、楊允昌、董芳名、馮繼光、傅之琮、楊昌祚、王祿、蕭惟忠，俱擬煙瘴地面充軍。其魏良棟，冒封東安侯，年僅四歲；魏鵬翼，冒封安平伯，年僅三歲。冒襲錦衣崔鏗年僅七歲，崔鑰年僅三歲。有旨：「崔呈秀於薊州斬首示眾。魏志德等，俱發煙瘴地面，永遠充軍。魏良棟等，既孩童無知，准釋放，以彰朝廷法外之仁。」

廷臣追論忠賢之黨，都察院司務許九臯疏參田爾耕、李實、涂文輔。有旨：「田爾耕先行削了籍為民，其家產及各處店舖，著撫按即時封固，盡數籍沒，以充邊餉。李實著降做奉御，發南京新房間住。涂文輔著降做小火者，發鳳陽司香。」

給事中李覺斯疏參忠賢十孩兒、五虎、五彪。有旨：「著三法司會議具奏。」五虎謂吳淳夫、李夔龍、田吉、倪文煥、孫杰。移天換日者遂以已死之崔呈秀易去孫杰，苟且塞責（按：此以崔呈秀死易孫杰，足五虎之名。《剝復錄》殆本此。然亦非梁夢環也）。五彪謂田爾耕、許顯純、崔應元、楊寰、孫雲鶴。時刑部尚書蘇茂相、左都御史曹思誠、大理寺署印少卿姚士慎，皆璋孽也，曲加護持，引職官受財枉法律，發附近衛所充軍終身。倪文煥追贓五千兩，吳淳夫三千，李夔龍、田吉各一千兩，解助邊餉。田爾耕、許顯純，引職官故勘平人因而致死律，監候處決。崔應元、楊寰、孫雲鶴，引刑官不論情輕重輒用慘刻刑具律，發邊衛充軍。讞上，輿論不平之甚。劉志選、梁夢環、薛貞，皆相繼論列就逮，而內外蒙徇，起解無期。給事中曹師稷因昌言：「虎彪為逆璋腹心，同惡相濟，按以交結之律，寧有首從之殊？乃牽引尋常貪酷職官例律，巧為諸奸出脫，且監候必於原籍，充軍必於附近。物議沸騰，豈日無因？今劉志選、梁夢環、李永貞，並奉旨提問矣，竊恐法司復祖前人故智，以護虎彪者，護諸奸也。」御史吳煥亦疏言：「昔年被禍諸臣，朝聞命而夕就徵，至不敢入與妻子訣。今虎彪諸奸，雖屢奉明旨，而詔書掛壁，任意優游。如劉志選、梁夢環、曹欽程輩，皆大慝巨奸，或燕處於園亭，或潛藏於京邸，輿援有靈，朝廷無法。薛貞以廟堂執法之官，為璋黨行刑之手，公然抗疏陳辯。」雲。

考選命下，新資料道彈擊璋黨無虛日。於是璋輔黃立極、施鳳來、張瑞圖，璋塚周應秋及璋所拔用九列郭允厚、房壯麗、孫杰、來宗道、陳九疇、呂純如、阮大鍼等，咸次第斥逐回籍。

上既處逆賢，即欲定逆案。閣部僅以四五十人列案以請，上怒其不稱，諭以諛頌、贊導、速化為題，且云：「忠賢一人耳，苟非外廷逢迎，何遽至此！」及舊輔韓爌起自田間，上召同三輔塚宰王永光入，有黃袱包一事，指示曰：「此皆紅本媚璋實跡也，當一一案入之。」而璋等以不習三尺對，永光以吏部止習考功法，不習刑名對。上乃令都御史、刑部同事。時張瑞圖、來宗道俱不列，上問故，閣部辭以無事實。上曰：「瑞圖以善寫為璋所愛，宗道題崔呈秀父恤典，稱『在天之靈』，可惡如此！」又問賈繼春何以不處，永光言其請善待選侍，不失厚道，後雖改口，稍覺反覆，其持論亦多可取。上曰：「惟其反覆，所以為真小人。」俱命增入。遂定《逆案》，頒行天下。

總逆黨而論，首通內閣王體乾、劉榮者，烏程故輔沈■（彳 奎）也。造謀殺人，羽翼逆賢者，魏廣微、崔呈秀等也。首稟內閣，出鎮降處，主試各官，削奪追贓，一切嚴旨鋪張逆勞賢績，亟允生祠建造者，顧秉謙也。擠韓■（彳 奎）、朱國禎、朱延禧者，廣微為馮銓前驅。而擠廣微者，即銓也。擠銓者，又呈秀也。謀興大獄圖報復者，馮詮、崔呈秀、徐大化、楊維垣等合謀也。既而以嚴旨逐廣微，引祖制設立紅牌，及處決熊廷弼者，馮銓筆也。助銓殺廷弼者，徐大化等也。部題崔呈秀父恤典，僭稱『在天之靈』，竟等於二祖列宗者，來宗道也。題逆孽魏良卿代熹廟郊天，享太廟，釋奠先聖者，亦宗道也。援徐中山王例，請封逆賢兩公者，豐城侯李承祚也。熹廟疾篤矣，尚致揭逆賢，欲進寧國而王，見嗤於王朝用者，崔呈秀也。熹廟將崩，召信王矣，閣中撰一獎敕，羅列逆賢功勳，力摹曹操九錫文者，黃立極等也。信王正位矣，猶致書魏良卿欲為逆賢造彥金像者，大梁守道周鏞也。其在內羽翼惡者，王體乾為首，李永貞、李朝欽、涂文輔、石元雅等為從也。嗚呼！外臣如此，內閣輩又安足責矣！